



血玲珑

毕淑敏/著

生命的创造过程，比之任何一种财富，
都更能驱动人的忘我与镇定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血玲珑

毕淑敏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
www.chinamediatime.com
出品

亲爱的读者：

您好！

我们通过文字相识，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。也许永远不会相见，却通过冷冰冰的文字，像河之间的青石小桥，安静地连接。

文字是我的另一朵生命。我自知生理生命是有限定的，明白文字也有它的寿数。多年前，当它们从我的手指脱出后，我以为它们很快就会寿终正寝，一如朝生夕死的蜉蝣。现在，它们又有了出版的机会，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时间，远比我所预计的要长久，心中充满了感动。

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理想的死亡方式，是悄无声息地辞世。死前的那一天，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悠然度过。比如晚饭时颤颤巍巍地挟一筷子碧绿的小菜，比如慢慢地挪到窗前看月亮的圆缺……然后在午夜的某一个瞬间，安详地沉睡不再醒来。

希望我的文字也有这样的善终。比如我曾经热血沸腾描绘的故事，已经遥不可及，无人倾听。比如我曾经一往情深的挚感，已经不可理喻，令人昏昏欲睡。比如驮载我理想的文字，愿景实现或是被证明只是自作多情……凡此种种，都是我的文字永远安歇的指标。愿它们无声无息地隐没，就像从未降临。

多么想变成一本书，就像您此刻手中翻到的这一本。呆呆地站在书架上，等待着有一天被人在茶余饭后打开。多年前注含在书页中的深情缓缓释

放出来，一如一块从白垩纪埋藏至今的煤，开始燃烧。

也许我变成的书，其命运是永远钳闭着双臂僵直伫立，直站得遍体黄萎，骨骸松散飘零在地。那也无妨啊，就像有些人一厢情愿的爱情，只是等待，地老天荒。

也许这本书的某一句话，会在某一个瞬间像柳絮一样飘落在你心房，那样微小，那样轻渺。但它其中包裹的小小种粒，在相宜的条件下，也会发芽。那时候，本书会在暗夜中微笑。

深深祝福您！

毕淑敏 敬上

2012年6月3日



命运经常以消息出现。

“卜总！”

女秘书姜娅闯进总经理办公室，飘起的一缕长发被夹进门缝。

卜绣文正在批往来的业务文件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不是告诉过你吗，在我刚上班的第一个小时内，任何人都不见，任何电话都不听。”她沉下略显出眼袋的脸。

她要用最清醒的时间考虑最重要的事情，不得打扰。特别是今天，和商务对手匡宗元有一场艰巨的谈判，如同歌手的重要演出，她不愿被任何其他事物分心。虽然姜娅平时很得宠，卜绣文的音调还是带出斥责。但总的来说，气色还算平和，她不想一上班就批评下属，把自己的心情搞糟。对于一个举手投足都牵涉到决策和金钱的人来说，心情就是

生产力，是财富的基本支点之一。

“早早病了！”姜娅并没被上司的脸色吓住，急急说道。她确知，在女老板心中，她的独生女儿夏早早，重于千笔生意。

没想到卜绣文面如秋水。她心里有数，上学的时候，孩子还好好好的，分手才一会儿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如果是出了车祸，那另当别论。但姜娅是训练有素的秘书，即使在慌乱中，她也说得很清楚：是病了，而非其他。

卜绣文镇静地问：“什么病？不会有什么大病的。”

“晕倒。学校刚来的电话，说是冷不丁就晕倒了，不知为什么。早早现正在回春医院抢救，医院要亲属快去。”

卜绣文依旧闲闲地说：“我马上要处理一笔重要业务，同匡宗元打交道，失约就先棋输一着。找早早爸爸吧，他的时间比我宽松。”

姜娅悄无声息地退下，不一会儿又闪身进来了。

“卜总，夏教授此刻正在课堂上……”姜娅很为难。“挣钱不多，时间还铆得这样死……”卜绣文长叹一声，按说关于自己家人的牢骚，是不该显露在外人面前，但卜绣文奉行在“小圈子的范围内，可以说真话”的政策。如果不管大事小事都要盘算一番，虚虚实实难免太累。所以，有的时候，她口无遮拦，不像一个运筹帷幄的老板。

“那好吧，我去。姜娅，你想一个稳妥的借口，与匡宗元延期。”

卜绣文说着，在文件上签了一个花式繁复的名字，站起身来。

她把略带僵硬的藏蓝色套装备换下，穿上一身轻松舒适的便装，匆匆出门。

姜娅在卜绣文的身后凝目注视着，半是钦佩半是发愁。钦佩的是老板知道孩子病了，非但不惊慌失措，居然还记得换衣服，难怪她的生意做得这样兴隆，大事小事都胸有成竹。发愁的是怎样对匡宗元解释。本来，编瞎话让对方同意改变计划，是一个好秘书的基本功。但这个匡宗元生性多疑，谎话怎么说得既不伤他自尊，又给今后的会谈留下和缓的氛围，还真需费一点心思。

早早今天是去参加学校的演出，童声小合唱。那是几首词和曲子都

很做作的歌，最近一段时间，由于早早总在家里练习，卜绣文也差不多能哼出来了。每天放学之后，早早也还要在学校练一段，休息的时间就格外少。孩子们不在乎唱的到底是什么，他们喜欢那种聚在一起，放声鼓噪的自由。犹如一群小青蛙，在湿热的池塘里，对着天空呼出闷气。

校方的电话说，演出时唱到一半的时候，夏早早突然在场上晕倒了，幸亏台上铺着地毯，孩子们又靠得很紧密，这才没有跌得鼻青脸肿。学校赶紧把孩子送往医院，一边火速同家长联系。如今各家都是一个孩子，担不起的责任啊！

卜绣文确信已走出自己公司职员的眼光范围之外，神经和全身的肌肉就一下子揪紧了。一路紧赶，进了回春医院，扯住她看到的第一个护士，忙不迭地问：

“我女儿在哪儿？早早在哪儿？”

胖墩墩的护士很生气，她胳膊上的软肉，隔着白衣被这个精干的女人捏得发痛。皮肤的不适和胖女人对瘦女人天生的嫉妒，使她恼怒：“谁知道早早是谁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医院里的病人多了，你以为我是什么？计算机吗？克格勃吗？”

卜绣文发现自己的失态，调整了一下紧迫的眼神，讨好地说：“夏早早，我女儿……我急坏了，对不起……说是晕倒了，刚才打电话叫我们来人的……”

“噢，那边。三号。”胖护士揉着自己的胳膊，不耐烦地甩开她。

卜绣文凶狠地冲撞着，在人流中为自己劈开一条道路，全然没有了平日的淑女风范。

看到急救室明晃晃的红字，卜绣文顾不得墙壁上巨大的“静”字，猛烈打门。门没有她想象的那样沉重，很轻盈地旋开了，她几乎扑到地面。

屋内由于玻璃和不锈钢的器皿太多，处处反射着刺目和不真实的炫光。在一张高而洁白的铁床上，躺着她小小的女儿。夏早早轻松地微笑着，正在同身旁的护士说着什么，看到妈妈气喘吁吁地冲进来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大声说：“妈，您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，把您急成这个样子？”

卜绣文迅即看出女儿没有什么大病，全身立即像酥鱼一般瘫软下来，倚着墙说：“我的小祖宗！急死我了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夏早早说：“没什么啊，妈妈。我不是跟您说过吗，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有些晕。”

“对，我想起来了。”卜绣文抚着胸口说，“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，长大了就好了。那是因为你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太快了，以后慢着点就没事了……”

夏早早撇嘴道：“妈，您老这么说。我照着您的话做了，刚开始的时候管一点用，以后就不管用了。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头特别晕，我想忍一下就没事了。可上台之后，演出到一半的时候，眼前就突然出现了许多小银星星，好看着呢。可没等我看仔细，它们就满天乱飞……再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，醒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床上了……”

夏早早说着说着，猛然噎住。她知道妈妈为什么到医院里来了。妈妈工作非常忙，早早只得了这样一点小病，就惊动妈妈，实在是对不起妈妈。她便很希望自己这一刻病得重些，比如腿上破一块皮，流出一汪血，这样，妈妈来一趟医院，就不算冤枉了。

卜绣文定下神来，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女儿，除了脸色比较苍白以外，没有什么特殊的病象。她看了一下表，计算了一下耽误的时间，对守在一旁的护士说：“您看，我是现在就把孩子接走，还是再等一会儿？”

护士戴着大口罩，睫毛浓密，使人不容易看清她的目光聚焦何处。白衣胸卡上的名字是：薄香萍。

薄护士用机器人一样没有起伏的声音说：“夏早早的母亲，您现在不能把孩子接走。主治医生要和您谈一谈。”

卜绣文环顾四周，除了雪洞般的墙壁和闪亮的医疗器械，这间房子里再没有其他人。

“医生在哪里？能否快一些？我很忙。”虽说是在医院里，不是自己的地盘，卜绣文还是部分地恢复了平日的做派。反正孩子也没什么大病，她对医生的讨好之心就打起折扣。

“在医院里，医生是最忙的人。”薄香萍忍不住回击了一下这个傲

慢的女人。“请到医生办公室。魏医生在那儿等你。”

医生办公室还算整洁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在卜绣文的想象中，应该更整洁一些。但是，不，比起新兴的写字楼和气派十足的办公间，医院可以说简陋寒酸。到处摆放着大小不等的纸页，纸质菲薄发黄，那是各种检查和化验表格，标准的格式和冷冷的小而细密的黑字，让人想起陈年账簿。只不过账页结算的是金钱和物资，这里盘点的是人的生命。有很多病历夹子堆积在办公桌上，像一种古老巨型的饼干。以一个老板的目光来看，这些桌子实在是侮辱斯文。

屋里空无一人。

“医生到哪里去了？”卜绣文东张西望，甚至往一张桌子下面看了看。当然，医生是不可能躲在桌子下面的，她只看到地上有几张揉皱了的化验单。证明那个医生在思考中举棋不定。

等了许久，卜绣文的焦躁一点点积聚起来，跑去问薄护士，医生到哪里去了？薄香萍只是说，魏晓日医生也许去看化验结果了，请夏早早的家长在办公室继续等。

“风风火火地打电话叫我们来。我们来了，医生又躲着不见面。”卜绣文愤愤地自言自语，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。

“谁躲着不见面了？”一个声音在她后面搭了话。

卜绣文回头一看，一位青年男医生进了门。他走得很快，工作衣下摆有一颗纽扣未系，于是衣襟就被行走的力度和速度，鼓荡得飘扬起来，使得运动员一般的长腿，显出跑步的姿态。

“我是夏早早的母亲卜绣文……因为生意忙，有什么要交代的，请您快讲。”卜绣文自我介绍加解释。

“我是夏早早的主治医生魏晓日，学校代办了入院手续，有些情况我们必须与家长细谈。”魏医生指了一张椅子，说，“坐下谈。”不管对方如何，自己就率先坐了下来，面朝卜绣文，目光聚焦在她脸上。

按照通常的社交规则，初次见面，这样瞄准一位女士看是不礼貌的。但在医院里，一切法则都另当别论。医生习惯居高临下地俯视众生。本来卜绣文没心思注意医生的模样，但为了不示弱，她也目不转睛

地盯着对方。

眉毛漆黑，挺秀的鼻梁从双眉间拔起，收束于轮廓极为鲜明的上唇正中，令人想起凛然的利剑和一把引而不发的弯弓。可惜，这医生的嘴唇在不讲话的时候抿得太紧，有一种初出茅庐的紧张。

人倒是英气逼人，医术不知怎样？但愿也这样出色才好。卜绣文想着。

魏晓日皱着眉头，说：“请原谅我这样打量您。我从化验室回来的路上，就下了决心，一定要好好看看夏早早的母亲是个什么样子。想不到，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……”他费了很大的劲，用唇把下文封住，但做得不高明，很轻易地就让人判断出咽下的是一个贬义词。

“那样什么？”卜绣文追问。女人总是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很感兴趣。

“您非常想知道吗？”魏晓日挑战地问。他知道这已超出了医生对病人家属的谈话范畴，但他隐忍不住。也许和他刚刚从医学院毕业有关，也许是因为那个名叫早早的女孩惹人喜爱，也许是因为手中的单子让他焦灼不安。

卜绣文一愣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觉得你很……迟钝。”魏晓日本想说客气一些，但他的道行还不够深厚，一想起那个稚嫩的小生命，在病痛中辗转，而她的至爱亲朋却一点都没有察觉，他就不由得要打抱不平。当医生的，是要替病人向他们的亲人讨一个公道的。于是他不顾卜绣文脸上的愤然，更坚决地说下去，“……或者说是愚昧。我看您挺有知识的，但您对女儿的态度，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女人，也做不出来。”目光充满谴责。

“我的态度怎么了？”卜绣文陷入了迷惑。早早是她的心肝啊！

“您的女儿常常对您说她头晕吗？”魏医生的口气里有一种审问的腔调。

“是的。这没有什么，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头晕的。”卜绣文敏感的心忽悠一下，觉察到一个可怕的漩涡在向自己逼近，但是她不甘心，于是格外强硬地坚持事态没什么特殊。

“您说错了。夫人。”魏晓日站起来，走动起来，他怕自己再这么

面对面地虎视眈眈，会让病人家属压力太大。他背对着卜绣文说：“您的头晕和您女儿的头晕是不一样的。她患有一种罕见的渐进型贫血症，现在转入了爆发期。今天早上的晕倒，仅仅是一个前奏。假若得不到有效的治疗，夏早早就会……”

“就会怎么样？”卜绣文像被一枚铁钉从天灵盖打进脊梁骨，直直地钉在椅子上，惊恐万分地问。

“死亡。”魏晓日医生像吐出带血的牙齿一样，把这两个冷酷的字眼吐出来。

寂静笼罩。时间艰难地流逝。卜绣文面无血色。魏晓日的心情，也像没有定向的疯草一般，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。用这种近乎抗议的方式向家属通报病情，无疑是不合适的。他应该用很学术很平淡的口吻讲话，应该不带感情色彩和任何抑扬顿挫，应该是俯视和宁静的。什么叫医学权威呢？就是把正常人的感情打磨一光，历经沧桑后水波不兴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。现在呢，你乳臭未干，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，虽说句句都是实话，可接下来的活儿，恐怕就是在抢救女儿之后，再急救她的母亲了。魏晓日这样想着，十分不安地再次坐下。

屋内响起轻轻的笑声。魏晓日很吃惊，下意识地用眼光四处扫描，谁在这样严肃悲痛的气氛中如此不知趣？

于是，他看到了——卜绣文抽动着嘴角的矜持笑容。

她说：“医生，你不觉得自己太危言耸听了吗？我自己的女儿，她有什么病，我当妈妈的还不清楚吗？她只要好好休息一下，就会一切如常，欢蹦乱跳。你用不着吓唬人，听了你们的，这世上就没有一块地方是干净的，就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了。早早今年就要小学毕业，功课特别紧，她又是一个好强的孩子，不愿落在别人后面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她是太累了。好了，医生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感谢你们。而且提醒了我，要让早早劳逸结合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那么，我就告辞了。再一次表示感谢。”

卜绣文说完，断然站了起来，一脸决绝神色。

魏晓日医生没有站起来，他用修剪得很短的指甲，轻轻地弹了弹桌

面上的那沓化验单，好像那是一架破风琴的琴键。

“夫人，您可以不相信我。但是，您是否连这些最先进的仪器检查出的结果，也一概不信？请您耐着心看完它们，再走不迟。”魏晓日的语调中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和抑制不住的恼怒。这女人是怎么回事？神经是否正常？他甚至放肆地扫了一眼她的眉宇之间的距离，要知道，先天愚型病人的眉距是很宽的。

那女人的眉距此刻近乎是零。细长的眉毛紧紧地黏在一起，痛楚地抖动着。

卜绣文不得不拿起那沓计算机打印出的化验单。

她自然不懂医学。但现代医学考虑得很全面，在每一行数据后面都打印着相应的正常值。她的眼光机枪一般扫射过去……

天啊！她的亲爱的孩子，她的早早，那个看起来同别人一样的小女孩，在这该死的医院里，好像被妖婆施了魔法，居然什么都不正常了。几乎所有的血液检查项目结果，她都比别人少，仿佛有什么怪物在吸她的血，她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，而是掺了红颜色的饮料。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！你今天非得给我说个明白！你休想就这么完事！”卜绣文歇斯底里地嚷起来。她的内心，先是大惊骇大恐惧，抖个不停。紧接着全身的战栗电光石火地转化成冲天的愤怒，狂躁地逼视着魏晓日，好像他就是妖婆和魔法师，是他让她的女儿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
魏晓日没有躲闪，依旧稳定地坐在椅子上。此刻卜绣文的暴怒，倒让他感觉比较正常。他把双手交叉，用力向下按了按。对这一手势，卜绣文一相情愿地做出了多项解释——病人家属你不要太激动……病情我们还是可以控制的……医院有信心有能力……

她略微平静了一点。

“还有一项很重要的骨髓检查没有来得及做。但凭我们现在掌握的结果，也可确诊夏早早患有严重疾病。必须立即住院治疗。”魏医生坚持用一种更平稳的语调把话说完。此刻，医生的平静就是最好的安慰。

卜绣文把那些化验单揉得沙沙作响。“不！这不是真的！”她筛糠

般地抖动起来。

魏晓日不再说话，保持静默。此刻，沉默就是关怀。适应噩耗，需要时间。

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卜绣文脸上坠落下来。

“我为什么这样命苦？老天，你为什么这样不公？早早多可爱，她招你惹你了？你要这么和她过不去？你要真是和我有仇，就把她的病让我得了吧！哪怕厉害十倍、一百倍，我也心甘情愿啊，让我死了吧！老天，你为什么要折磨我的女儿，要罚就罚我吧……”

卜绣文意志大面积崩塌，眼泪把她一大早精心修饰的淡妆，毁坏得不成样子，一个平凡绝望的中年妇女从华贵的躯壳中显露出来，一败涂地，孤苦无依。

魏医生双手抱着肘，一声不吭。

这就是他所需要的效果。这才是病人家属应有的反应。以后的事态发展，经过老师的传授，他比较地有把握。只剩下一件事——等待。这需要足够的耐性，心急是万万不成的。和病人的家属交流，是一个令人不安和无章可循的过程。医生在这种时刻的身份，常常很难明晰拿捏。是你把灾难通知给他们，你是乌鸦和猫头鹰。又是你要担当起拯救他们亲人的重任，你是盟友和司令。如果病情变重，家属会怨恨你的低能和不尽职，如果病情转轻，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造化。你被他们需要又被他们怨恨，你被他们感谢又被他们怪罪。处理好和病人家属的关系，是非常必要的，甚至是一门艺术。因为你们在一个阵营，必得同心同德，你们又必将发生数不清的矛盾。你的身份，在他们眼中，有时是救世主，有时又是傻瓜和罪犯。你和他们的关系，甚至比和病人本身的关系还要紧密莫测。病人通常是乖的，而家属则桀骜不驯得多。如果病人是儿童，你就得时刻和他的监护人打交道。病人死了，你同病人的关系算完结了，但你同家属的关系，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。假如他们有疑问和证据，要到法院去告你，那才是一种崭新关系的开始呢！

当然，上面谈的是造诣深厚的医生所擅长，魏晓日还有待来日方长的实践。比如面前这位母亲哭天抢地的时间，就比魏晓日估计得要短，

一如他没有估计到她在得知女儿患重病之后，会有短暂的微笑。当她拭干了眼泪之后，又变成恶狠狠的母狼一般。

“你的诊断万无一失吗？就不会出错？会不会把别人的血当成我女儿的血标本？要是搞错了，我就要控告你们，赔偿我的精神损失！”

魏医生不由得双手抱肩，这使他身体的轮廓显出一种抗拒和阻隔，具有忧郁的沉重。

他不单是为夏早早的病情而沉重。一天见的各种病人多了，当医生的要是对所有的人都百般同情，他自己就率先化成一摊泪水了。这个当妈妈的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凶狠，令他诧异。一般人在这种情形下都是哀求医生，但这个女人似乎更绝望，更抗争，更有力量。

“当然，我很希望我的诊断是错的，这样，我们大家就都轻松了。”魏晓日记起导师说过，当医生的，凡事要留有余地。于是，他的口气和缓了一些，但他不愿给病人家属虚幻的期待，接着说：“不过，事情恐怕不是这样。长久以来，你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渐渐苍白吗？”

“她是有一点气色不好。但是这个年纪的女孩都有一点肤色发黄，是不是？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……”卜绣文没多大把握地说。由于医生的松弛，她也平静了一点，开始费力地回忆和思索。她想起女儿的确是像秋天的树叶一样，越来越苍黄了。

“您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体力下降吗？”魏医生掏出笔，开始了简单的记录。这对于写病历是重要的资料。

“是的，她经常叫累。以前一到星期天她就要我们带她到公园里去玩，我常常因为工作忙，没领她去过。后来我有时空闲了，要带她去玩，她反倒说妈我不去了，我就在家看看功课。可是她也并不读书，只是在床上躺着……我真该死，这就是有病了啊，我这个粗心的妈妈啊……”卜绣文用一只手狠掐另一只手。要不是当着人，她也许会抽自己一个嘴巴的。

“这个情况大约有多长时间了？”魏医生追问。

“大约有半年了。医生，孩子的病好治吗？”卜绣文眼巴巴地问。

魏医生知道面前的这位病人家属，已经从反应的第一个阶段顺利

地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甚至第三个阶段了。她已无法否认自己的亲人有病，在愤怒的抱怨之后，现在该开始考虑怎样治疗的问题了。使他略微有点惊异的是，这个女人走过这些过程的速度很快。当然了，并不排除她的情绪出现反复的可能。

“贫血的诊断是毫无疑义的了。”魏医生收起化验单，“您的女儿夏早早的红血球数量只相当于正常人的三分之一，这是十分危险的……”魏医生字斟句酌地说，他不想吓着面前的这位母亲，但必须把严酷的现实说清楚。

“可是……早早今天还在上学啊……”卜绣文无力地呻吟着。一想到她的小女儿，不知有多长时间，忍受着痛苦和无力的折磨，她就心如刀绞。

“是啊，您的女儿很顽强。”魏医生由衷地说。

“早早，你为什么这样能忍啊？你叫痛叫累，妈妈就可以早些发现你有病了……”卜绣文放声痛哭。

魏医生从白大衣的口袋里，拿出一块洁白的纱布，递给卜绣文说：“请克制一下，眼泪回家去流吧。我还有几个相关问题问您。您和夏早早父亲的家族里，有过类似的病人吗？”

卜绣文用纱布胡乱地擦着眼睛，睫毛上挂着纱布丝，问：“您说的类似的病是指什么呢？晕倒？还是没力气？”

“不。不是这些。这些都是症状，不是某种疾病所特有的。我指的是贫血。特别是……难以治愈的……贫血症？”魏医生谨慎地挑选着词汇，既说清医学的严酷性，又不致太吓着当事人。

“没有。早早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虽说都去世了，可都是心脏病脑出血这些清清白白的病去世的。从来没有人得过这种怪病。”卜绣文急切地摇头，好像这样就能把笼罩在头上的阴影赶走。

“好。我再问一个问题。夏早早是否易患感冒？”

“是！有。衣服穿得好好的，一点也没受凉，她就发起烧来了，烧得可吓人啦……”卜绣文边回忆边恐惧地说。魏医生飞快地记录着。正说到这里，门突然被猛地撞开，一个高大的男人闯了进来。“早早在哪

里？在哪里？”他已经花白的头发，一绺绺贴在宽阔的脑门上，眼睛兔子似的充着血。

来人是夏早早的父亲夏践石。

“早早在急救室，现在还不要紧。医生怀疑她得了一种原因不清的贫血症，正在查。”卜绣文对丈夫说。

魏医生对面前这个危难中的女人产生了些许敬意。在悲痛震惊的时刻，她对丈夫描述孩子的病情，居然能这么简练而清晰，层次分明。

“您去看看孩子吧。我想同您的丈夫谈一谈。”魏医生说。虽然面前的这个女人抵御灾难的能力不错，但是有关病人以后的问题，按照常规，医生都是和家属中的男性交底。在传统的认识里，男人的神经比较粗壮有力。

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即将进行的谈话的严峻性。“不不不！”夏践石连说了三个“不”字，缩起肚子连连后退，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球，正向他的胸口撞来。退到无路可退，他抵着墙壁说：“还是我去看孩子吧。我只想见孩子。有什么，您跟我的夫人谈吧，她拿的主意没错……你们说吧，我走了。我去看孩子……”

夏践石说着，弓着身躯向门口急速地运动，生怕谁把他强行留在屋里。

偌大的医生办公室又剩下卜绣文和魏晓日两个人，两个人眼睛干涩地对视着，一时无言。

魏晓日明白，关于病人夏早早，今后要同这家的女主人长期打交道了。



住院对普通人来说，如同出国。特别是当你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醒来后到了另一个白色世界，仿佛经历了一段飞行。

夏早早觉得很好玩。第一，不用上课和做作业了。这就像犯人遇